

记得巴金说过：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路铁在读大学中文系时就发表诗歌作品，工作后在担任中学教师期间和在文联的文学刊物做编辑时，就出版过小说集《走过人间》、散文集《心景是真》《白居易的琴声》、长诗《一代风华》等作品。“科班出身”或谓“大器晚成”的路铁，退休后实际上是“退”而不“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作品一部接一部面世。其中6部长篇小说《舌耕曲》《血战许昌》《烽火嵩山》《恋歌·悲歌》《留影》《金剛佛》，实实在在地记录着路铁的创作实绩与心路历程。

在路铁的6部长篇小说中,《舌耕曲》《血战许昌》无疑是作家的重头作品。《舌耕曲》是一部成功的教育题材小说。叙述主人公郭相儒、徐萌从出生到中年,跨越三个时代,将近半个世纪坎坷的人生经历和曲折的爱情故事。路铁以其多年教书生涯的深切体悟,既写出主人公遭到残酷伤害时的隐忍不言、逆来顺受、令人悲叹和同情的一面,又写出无论何时何地、曲折,他们都乐观、热情,视“传道、授业、解惑”的舌耕工作为神圣天职,爱岗敬业、情操高尚,令人感动和尊敬的一面。这部小说形象典型、寓意深刻、颇具功力的细节刻画,使各色人物性格鲜明,血肉丰满。作者文路纯正,以传统的写实手法,随着人物命运的再现走向,从内容布局,自如挥洒,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城乡大中小学广阔的生活画面。作者在对原始、淳朴、贫寒的乡村描摹中,巧妙植人意趣横生、多部交响的爱情插曲,又使这部小说具有浓郁的田园牧歌情调。《舌耕曲》在客观上给人们提供了一些历史的细想与现实的思考;每次历史转折,是在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与曲折,在痛苦与欢乐交织着的征途上呈现的;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在迎向灿烂前景的奋取中,也必然有交织着现实与历史因素综合而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在充满矛盾中折射出深沉的、憧憬未来的力量。

《血战许昌》是一部描写抗日战争的小说。1944年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 一次战略进攻——豫湘桂战役。此次战役的第一阶段河南会战,国民党40万军队大多畏缩自保,一触即溃。而防守许昌的新编29师,在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以无所畏惧的气概和誓与许昌共存亡的决心,孤军奋战,顽强抵抗,浴血拼搏,直到最后包括师长吕公良在内的2000多名官兵壮烈阵亡。作

《舌耕曲》是路铁反映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教育界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它以主人公郭相儒和徐萌的教育生涯和爱情故事为主线,真实地再现了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坎坷人生和命运沉浮。他们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没有上辈知识人身上的沉重包袱。但由于当年阶级斗争愈抓愈紧,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他们也沉沉浮浮,遭遇坎坷,经受磨难。郭相儒因为无可选择的家庭出身问题,名牌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小县城,当了一名同辈知识分子大都不愿干的中学教师。又因政治运动被下放到农村当农民,做羊倌,长期离开教学岗位,当时的口号就是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对郭相儒来说,改造的结果是由一个业务能力强,“文气”,“清秀”,英气勃勃的青年教师,变成了“土气”,“苍老”,连说话都像农民的山村羊倌。更可悲的是精神上的麻木,他认为这样才“说明知识分子已改造成功了”。他说“什么都不想最好”。当有人提出他应该回学校教书时,他说领导让他下放农村劳动,“这是组织原则,谁也不敢违抗”。可他哪里知道,令他敬畏的组织,早已忘记还有他这个下放教师。人性的一个弱点是,被强制久了,即成自然;错误时间长了便成正确;思维一旦成为习惯就变得麻木。在命运任人摆布上,徐萌与郭相儒有相似之处。她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公社中学教书,由于校长的猜忌和排斥,她被调到大山深处一所小学,所谓小学,就是原本既无老师,又无学生的几间空房子。如果不是时局变化,她也许会终老山村了。

作品描写的特殊年代的非正常生活,在今天年轻读者看来可能是那么陌生和遥远,甚至不可想象。然而,这一切在不久的过去确真切切实实存在着。这种荒谬的社会现象可能一去不复返了,但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仍有认识价值。在那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不和谐的年代里,好像有一种知识和职业原罪。一个人只要有了知识,成了知识分子,或从事知识性职业,就要被改造,就得夹着尾巴做人。那时,对知识分子来说,不时会有猝不及防的政治风暴袭来,风暴过后,总有一些人沉沦下去,而大多数人精神上受到一次创伤,心理上增加一层恐惧,空气中弥漫着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政治运动愈演愈烈,最后终于走向物极必反。

毕竟作家是忠于生活并对生活进行过理性思辨的。而生活从来不是单色,也永远不会绝望。作品没有一味哀叹不幸,也没有无度展示伤痕。它通过歌颂主人公,特别是普通民众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反映了社会进程中所蕴藏的生机与希望。以郭相儒、徐萌为代表的普通知识分子,他们热爱生活,热情工作,尽职尽责、情操高尚,在受到无端伤害时,他们可以隐忍,不抱怨、不记恨,甚至逆来顺受。在底层群众身上,更可以看到淳朴善良、坚韧宽容、富有爱心的高尚品德。正是他们,使读者在残酷的世事动荡中没有产生绝望和悲观,相反却有一种生的希望和向上的力量。从他们身上,折射出作家对生活温暖、乐观的情感态度,以及现实主义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高尔基说:“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谓之现实主义”。《舌耕曲》正是运用现实主义方法,原汁原味地述说着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桩桩生动的事件,鲜有雕饰痕迹。作者长于用行动和细节描写刻画人物。作品中不仅主要人物性格鲜明,血肉丰满,就连着墨不多的人物也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因为他们往往是生活众相中的某种类型。作品文笔朴实自然,叙事简洁生动,细节真实恰当,语言通俗流畅而又不乏幽默,特别是口语、方言、成语及简短句式的运用,更使作品文字简洁凝练,生动活泼,清新典雅。

作家路铁的精神家园

□张剑梓

者以多条线索交织的网络结构,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酣畅淋漓的笔墨,再现了60多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惨烈大战。作者不是孤立地描写这场战争,而是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坐标和深广的人文背景之上,纵横捭阖,自如收放。在生与死、善与恶、正与邪的激烈较量中,纷纷亮相的各种人物跃然纸上。为了使主人公吕公良的形象更具有“立体感”,作者把他始终置于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之中。因而,他以岳飞、文天祥为榜样,以抗战救国为己任;他有赤胆忠心、壮怀激烈的崇高情操;他有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胆略;他有多谋善断、文武兼备的儒将风范;他有支持保护一切抗日力量的宽广胸怀等等,都得到了充分的展呈。这部小说的面世,对于以抗战历史史实为依据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系。

《烽火嵩山》也是一部抗战小说,它描写的是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于1944年8月至1945年8月,创立嵩山抗日根据地的战斗故事。主人公皮定均将军,作为八路军久经考验的具有大智大勇、非凡胆识的高级指挥官,骁勇善战,用兵如神。

《恋歌·悲歌》是回乡知青内容的小说,也是多视角关注人性的小说。不同历史时空,演绎出的人性的各个层面是如此的迥异;这部作品一唱三叹,诉说极端年代青年的爱情、婚姻是那么凄婉、悲壮。

《留影》是一部知青题材小说。19名女生和男生一道,在 大年三十这天告别亲人,乘车来到一个陌生的山村,从此开始知青生涯。《留影》以女知青为主线,以生活原貌为参照,自如设置情节,铺陈故事。在对日常生活的自然描摹中,真实呈现一幅幅独具特色的知青生态画卷。这部作品的人物故事,是中国20世纪60至70年代那个特殊人群的历史留影。

《金剛佛》讲述的是少林寺的历史故事。

路铁最有资格讲述少林寺故事,因为他的桑梓就在河南登封少林寺附近。这部作品以洗练的笔调,塑造了一个从普通尼姑到女战斗英雄的女僧典型和勇于向命运抗争的少林寺僧人群像。

路铁是一位真正的作家,如果不让他写作,“他始终都无法安静”。他在《金剛佛留影》“后记”中有这样的表述:

少年时,爱好文学。青年时,追求文学。壮年时,拼打文学。曾经走过的这三个阶段,似乎也是三个境界。年至花甲,退休,赋闲。盘点过去,收成菲薄,痛感惭愧。于是,便想静下心来,好好来个最后一跃。试试能否再上一个台阶,再抵达一个境界。清点尚未开发的资源,创作欲望倒也强烈。但待要动笔,却再三再四犹豫。因为,信心实在不足。很费一番踟蹰之后,终于下决心:干!中不中,只管干。想那新境界的台阶,也许不会太高。一旦迈出这一步,进入状态,脑子仿佛豁然开窍了,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使。真有点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之感。明明身体许多部件都已式微,难道脑子是个例外?想想,其实也没什么奇怪。如今,温饱了,衣食无度。还要小康,日子品质节节提升。尤其没了思想桎梏,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学识见,自主写作。想写什么便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实在是一种福分。老来时,有此机遇,也算幸运。感谢时代慷慨地赐我以福慧,没想到,几年下来,著有6部长篇。就题材说,两部“抗战”,两部“知青”,一部“教育”,一部“宗教”。虽拙,也算收获不菲吧。这莫非就是所谓的“福至心灵”?在这些小说的写作过程中,不存半分奢望,不作刻意追求,总是随意而做。始终从容,自若;愜心,自在;真有一种尽情享受的感觉。老来时,享受文学。这莫非又是一个境界?我为此由衷地高兴。

这里不厌其烦地录下路铁的心路历程的文字,帮我们解开了路铁文学创作“内驱力”的疑案。



《留影》是路铁的第二部知青题材力作。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以正本清源的社会责任和爱众亲仁的道义担当,让良知重返那个“广阔天地”,重温那个“大有作为”时代,探望当年知青心灵,抚摩当年青春搏搏,从而给那段使共和国伤筋动骨的历史保留一份清晰可靠的CT造影。这既是对历史的交代,也是对千千万万当年知青的一种深情致意和慰藉。

路铁曾被委派随学生下乡,教师身份一变而为“带队干部”,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滚泥巴炼红心。因此,对那个作为“文革”元素之一,曾席卷神州大地搅动千万家庭 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有着切身感受,也因此使他的笔触所到便给人以入木三分之感。腊月三十这天,19名女生和男生起程下乡,学校敲锣打鼓热烈欢送,大家高呼口号“扎根农村干革命”,然而来送行的家人却是悲悲戚戚的样子,更有人“竟背过脸不住地擦泪”。下乡第二天,一道来落户的索问道和索淑姿兄妹为重病硬“熬着”的爸爸能否挺过这个寒冬而忧心如焚。清明节到了,梅琴书梦见在文革中惨死的妈妈,“一边在本子上写,一边流泪”,这写给冥冥中妈妈的信字字撕心裂肺。再嘉“买来一包点心和烧纸,要像社员祭祀亲人一样来祭祀爸爸”,她的爸爸在“文革”中被逼自杀。知青们来

在当下,社会的世俗化与商品化的猛烈冲击,纯文学纷纷向俗文学“归降”;反主流意识形态与后现代情绪的不断升温,文学创作中出现消解经典神话,淡化人文精神的现象;在电子媒介大行其道的时代,人们对文学存在的空间和前景表示忧虑。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在中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上发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写道:“在特定的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恰恰就在文学遭遇窘境,文学被边缘化的此时,路铁却能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固守自己灵魂的一块净土,创造出这么不俗的文学成果,委实难能可贵。作为作家的路铁,他时时处处关注人的灵魂、关注人的生存状况、关注社会人生最根本的问题。如果把思考深入到作家路铁的心灵空间去探究,那是一种自在的精神需要状态,一种只有路铁自身才能体会到的快乐,一种自由的、从容的诗意美和创造美——一种精神的高级追求或自救。这种精神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应验了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有英译者把它译为“活生生的经验”、“高强度的经验”。

文学创作需要有一种强烈的欲望,一种发自内心的深处的冲动。诚如海涅所说:“我的心就像咆哮的大海。”作家受生活的刺激,有了独特的感受,有了强烈的情感,才能进入创作境界。这些东西蓄积在心,不吐不快。于是才产生了创作的欲望,试图把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用审美性的方式表达出来。路铁是一位真诚的人,正直、淳朴、善良、进取,是一位做事高调,做人低调的人。在与他交往的过程中,常常会使人想起孔夫子所说的“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这句话。路铁在同事们的心目中,总是显得那样的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使人不由得对他油然而生久而弥敬之感。他已经有了不俗的成就,有了大家认可的成果。但人们从未听到过他自我满足的话,更没有听到过他褒贬别人的言辞。路铁是有根据地的,有雄厚的生活基础的,是有“恒产”,也有“恒心”的。路铁像是在一块不大的田园里,在烈日炎炎之下,或细雨蒙蒙之中,头戴斗笠,只身一人,弯腰操作,耕耘不已的农民。至今仍在孜孜以求。相信他勤耕不已,收获不已;相信他的精神家园永远是充实的。

上个世纪的中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中华民族被迫中断了寻求自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被迫卷入另一种现代性的历史旋涡之中,那就是民族的自由、独立与解放。这场战争构成了整个中华民族充满悲情的历史记忆。正是这种集体的历史记忆,推动着中国文学对这场战争反复无尽地叙述。作家路铁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烽火嵩山》《血战许昌》,在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人物塑造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体现出中国抗战小说审美模式的新变化。

战争之于文学创作的诱惑,往往处于一种永恒的状态。这不仅是由于战争制造了社会发展的劫难灾祸和人类生存景状的动荡不安,也不仅是由于战争显现了攻戮杀伐的鲜明的外部动作特性,更重要的是由于战争在残酷无情的场景中将人性善恶的顽固对抗充分地展现出来。解读路铁抗战题材的小说,使人们更加体认到战争形若一只硕大无比的显影器,人类的优长与缺憾,人类的理智与疯狂,人类的善良与邪恶,人类的高级品性与低级欲望,都在这一显影器上得到全面的披露。路铁突破积淀甚久的正统历史思想,摒弃传统创作的拘囿和成见,以自为自主的眼光审视历史的长篇小说《烽火嵩山》《血战许昌》,使人们对战争有了更深刻、更本质的认识。读者接受它们,是接受作品提供的那场战争冷酷、严峻的历史真相,是接受作者对战争历史本貌的还原识略,是接受作者勇闯文学创作畏途的激情以及生发这种激情的历史责任。

《烽火嵩山》描写的是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于1944年8月至1945年8月创立嵩山抗日根据地的故事。小说以独立支队为主线,多条线索互相交织,曲折、生动地再现了八路军独立支队,在皮定均司令员的带领下,团结地方抗日武装,与日、伪、顽军一次又一次的惨烈厮杀,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揭露了日寇惨绝人寰的暴行及那个动荡年代复杂尖锐的人际关系。《血战许昌》描写的是1944年春防守许昌的国民党新编29师,在极端劣势的情况下,以无所畏惧的气概和誓与许昌共存亡的决心,孤军奋战,顽强抵抗,浴血拼搏,直到最后包括师长吕公良在内的2000多名官兵壮烈阵亡。小说以多条线索交织的网络结构,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酣畅淋漓的笔墨真实地再现了60多年前那场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惨烈大战。

路铁在这两部小说中,力求再现那个历史时期真实的存在,而一切价值观、道德观则自然体现于人物情节之中了。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里有国难当头、勇于担当责任与义务的青年学生沙金、海蓝、吕荷荷,有临危不惧、沉着冷静地地下共产党员贺校长,有深明大义、情深意切的吕公良师长夫人王玫君,有威武善战的抗日独立团团长甄德宽、指挥若定的副师长黄永淮、智勇双全的青年军官许可、舍生忘死的宋发群营长,有坚贞果敢的腊梅,有积极支持抗日的进步青年方斐、陆兆恒,有不惧生死、爱兵如亲人的陆善庆一家,有多谋善断、指挥若定、用兵如神、大智大勇的八路军高级指挥员皮定均、政委徐子荣,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中国抗战历史的人物群像,为中国抗战小说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亮丽的一笔。其中,吕公良师长的形象最具有典型意义,作者透过一系列情节真实而朴实地塑造出一个爱兵亲民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形象,为中国抗战小说中的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

作为镇守许昌的杂牌部队的师长,吕公良深知自己责任重大。面对装备精良的日本鬼子,在敌强我弱的情形下,他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充分体现了一名军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为了多侧面地塑造吕公良,作者把他置于复杂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充分展现了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和许昌的地域文化特色,充分展现了吕公良以岳飞、文天祥为楷模;充分展现了吕公良多谋善断,文武兼备的儒将风范,令人钦佩,令人动容。吕公良形象的成功塑造,改变了过去普遍将国民党将领丑化的创作模式,不仅难能可贵,而且彰显出现实主义精神的艺术魅力。

海明威曾说:“战争是文学中最重大的主题之一,当然也是最难真实描写的。”抗战小说不仅仅寄托着作家对抗日战争的想象,也包含着作家对抗战的认识和感受。路铁在这两部长篇小说中,一个最为鲜明的特色是作品所高扬的爱国主义旗帜,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刻骨仇恨和对中国人民不屈的抗敌精神的热烈颂扬。“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是当时军民发出的共同呐喊。在这两部表现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作品中,无论是奋战抗敌的军人,还是平民百姓,他们朴素的思想都天然地流淌着保卫国家、捍卫民族尊严的精神血脉。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共戴天之仇和中国人民以鲜血构筑伟大长城的坚强决心,在作者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在今天的现代传媒文化语境中,文学活动展现出了不同于传统的新特质,发生了不同以往的新变化。路铁站在人性的立场来描写战争,塑造英雄,因此,他笔下的战争场景显得灵活生动,大大加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生动性;而他塑造的人物更为血性,更具有了人性的意味。《烽火嵩山》《血战许昌》是战争历史与艺术创作融会贯通的主旋律作品,它的创作成功不仅显示了中国战争小说审美模式的转变,同时也对当代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和意义。

种书可以明目张胆地宣布“想读它”而不用担心麻烦,那便是过去学过的课本。上山下乡运动按照“文革”整个战略计划,实现了在校学习与书本的彻底切割。但政治说教和红宝书诵经般的背诵,数赋不了精神的空虚和大脑的荒凉,于是又开始和书本藕断丝连。这说明群氓式的癫狂过后理性开始回归了。

很有舞蹈天赋的女知青麻名立在劳动中被大石头砸断了腿,大家对她深为同情和惋惜。女知青况今更是石破天惊地诘问:“谁给断的呢?是那个大石头吗?”

别人听着都有点害怕,没人敢接她的话,她自己接着说道:“她就不应该下乡!”况今在写给自己私下看的从不示人的日记中,毫不掩饰地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大胆地提出质疑。在非理性的东西以超强之势压倒一切 的背景下,敢于理性思考、大胆发声,无疑是罪不容恕的异类,也因此导致了她后来的悲剧下场。

仅仅提出人性和理性,并不能概括这部小说丰富的思想含量。但对历史理性反思也最值得肯定。

这部小说叙事简练、流畅,情节递进快捷,跌宕有致,没有那种拖泥带水令人臃赘的文字。人物对话准确、到位,突显人物个性的同时并能借以推动情节发展,是语言的另一特色。

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的新探索

——读路铁长篇小说《烽火嵩山》《血战许昌》

□赵国乾

人性不灭 理性永存

——路铁长篇小说《留影》刍议

□王益龄

到山村首先感到的是,贫下中农似乎并不注重他们的知青身份,而是把他们当做离开父母的孩子予以关照。他们从贫下中农慈善的面孔上读到了使人温暖的四个字:父老乡亲。闻过喜是个积极向上充满革命激情的女孩,而与她同行的男知青古作圣喜欢发牢骚,说些不合时宜的话。两人一路唇枪舌剑争论不休。夜暮中路旁不知什么怪物“哇哇”叫了两声,闻过喜被吓得一声惊叫,跳过来一头扎进古作圣的怀里,双手紧紧抱住古作圣。“她刚才还是那么胆壮气豪地教导古作圣,这时,竟似乎一点底气也没有了”。此时此刻,二人的两个生命体本能的感到了对方的真实存在。这样的情节还有很多。

与其说路铁的匠心在于设置这些表达人性之美,既平常又典型、既生动又可信的细

节,再现了知青的真实生活,不如说是一个有着相当思想深度和文学识见的作家的拳拳心意。可以说,小说处处昭然在目的是人性光芒。人性这个东西,几十年来东躲西藏,被四面伏击,“文革”更是对人性的全面围剿,然而人性从各个角落艰难突围,依然和人同存。

《留影》还告诉读者,当年知青并非所有人都是“集体无意识”,在被上山下乡的风暴裹挟、鼓动之中,也不乏敢于独立思考、颇有理性的头脑。到县城看望重伤的麻名立回来,古作圣在路边小摊买到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和《朱柏庐治家格言》这些被当做“四旧”的几本小书。这是那时在偏僻农村才偶尔出现的文化景观。接下来,男女知青在农事之余竟然争相传抄,偷吃这些文化禁果。还有一